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三十回 天慧星夜半降妖 雲莊主日中留客

話說楊雄、石秀那日行抵徐州地界，因一時興到，貪趕路程，迤邐行將來時，但見坦蕩蕩一條大道，夕陽欲墜，倦鳥投林，四無村落人家，不知投止何處才好？石秀因叫道：「哥哥趕上這一程，俺的肚裡饑餓極了，走不動了，如何是好？」楊雄道：「俺也好生饑餓，肚裡無食，怎能走路！」二人便道傍坐地，打開包裹看時，吃的東西一點沒有。石秀道：「只也活該，包裹中銀子雖有，卻買不到東西吃，不是走上死路！」楊雄道：「今日月望，若是吃飽了，倒可趕一個夜站。」說罷，二人收拾起身，石秀舉頭望道：「只揀有炊煙的去處走，不怕那裡沒有食宿。」正打量哩，只見林子邊轉出一個漢子，肩上背著一捆柴，慢慢地走過來，口裡唱著道：當頭地網又天羅，前有高山後有河，虎吃心肝狼吃肉，可知世上惡人多！石秀連忙搶步上前，走到那漢子當面，唱個喏，叫聲：「大哥請了，俺們今日因貪圖趕路，走到這裡，肚中饑餓了，又尋不到下宿之處，借問左近可有去處安身？伏望大哥指點則個！」那漢子放下柴，把石秀渾身一打量，說道：「這裡左近廟宇和村落都沒得，便有幾處人家，你們外方人也尋不到。」楊雄叫道：「這又難了！」那漢子道：「且勿性急。從這林子右邊兜轉，向西北上走，約莫五七里路，那裡有個大莊院，叫做雲家莊。你們便走那一條路。除了這個去處，再沒有比他近的。」石秀道：「多謝大哥指點！」那漢子笑說不敢，背起柴，徑向一條小徑中走去了。

當下楊雄、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提瞭哨棒，也顧不得肚中饑餓，發開四條腿兒，徑向西北上走。不一時，走到一個所在，果然是一所大莊院。石秀道：「哥哥，時候不早，且投莊子裡去。」此時天色已昏，月光早上，二人至莊前看時，好一個大莊院，莊外一帶林子，三麵包著，隱藏不露，只見莊門內廣場上高搭彩棚一座。一排數十碗紅紗燈，懸掛在棚下四週，燈火通明，與天上月光照耀。棚內左首架起一台，有五七個樂工，在台上吹吹打打。又有數十莊客，都穿著新鮮衣服，走出走進，忙忙碌碌。楊雄喝一聲道：「好大的排場！」石秀道：「原來這家喜事。」二人走入外莊門，窺到彩棚底下，台上吹打正住。石秀緊一步上前，便對一個莊客唱個喏，道：「行路的兄弟二人，今日錯了宿頭，肚裡又餓，欲向貴莊乞頓飯食，借宿一宵。房飯錢例拜納，明日便行。」楊雄道：「俺們來日早行，伏望方便則個！」那莊客退了兩步，燈光底下，把二人仔細打量一過，說道：「吃飯小事，借宿俺卻不能做主。你們少待，且去稟了太公。」石秀在彩棚底下窺著，又向一個莊客問道：「請問大哥，這裡莊上喜事麼？」那莊客搖頭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喜事，卻是禍事。」石秀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俺看恁般排場，不是娶親，便是做壽，怎說禍事？」那莊客道：「客官有所未知，這是齋神。俺們這裡叫做雲家莊，莊主雲太公，有個女兒，今年一十九歲，兀自美貌。一日，這小姐去一所廟中燒香回家，忽地發狂起來，有一神道附在身上，自稱金龍黃道大神，因愛小姐美貌，願結良緣。自此日起，這神道便時常來往，和小姐同眠共宿，如同夫婦，小姐兀自推卻不開。這神道好厲害，有時附身降神，有時空中會得說話，他要怎樣便怎樣，你若忤了他，便鬧個家宅不安。自此以後，小姐終日獨處房中，無論誰人，不准走進房門一步。吃的東西，只消放在房門外面，那碗碟兒自會憑空移送進去。」楊雄插口道：「恁地，這是妖怪，哪裡是什麼神道。」那莊客搖手道：「休高聲，提防你的嘴巴！」楊雄道：「他敢打人？」莊客道：「不是麼，前日這裡有個兄弟，因無意中叫得一聲妖怪，憑空吃了幾下嘴巴，把門牙也打落。」楊雄道：「他如此猖獗，何不請法師拿捉，也除了這害物。」那莊客道：「你還如此說，曾經有幾位法師，都在高台上憑空倒撞下地，滿身著火，鬚發燒得精光，性命也爭些兒送掉。」石秀道：「俺不信有這般厲害，若撞見時，至少也吃俺一刀。」眾人聽了，齊聲發笑。只見方才那個莊客走來，叫道：「奉太公之命，請二位進內廝見。」楊雄、石秀跟了那莊客就走，直至堂上。只見正中疊著桌子，兩邊架起一隻豬，一腔羊，桌上供的花果祭禮，紅燭高燒，香煙燎繞。楊雄、石秀見太公立著，便上前唱喏，叫聲：「太公。」太公問道：「二位何來？」石秀道：「告太公，小人王二，這是俺的哥哥王大，山東人氏，一向在外經商。今日因天色晚了，無處投宿，肚中又餓，特來寶莊打攪，明日便行，萬望太公方便！」那太公把二人打量一番，說道：「出門人無食無宿，只也可憐！且請吃了一頓東西，卻再理會。」二人謝了，便放下哨棒，卸了包裹，太公讓他們坐了。沒多時，莊客撥張桌子，放一大盤牛肉，三五個碗碟兒，兩雙箸；又旋上兩壺酒，拿兩隻盞子，都放到二人面前。楊雄、石秀肚裡餓極，毫不客氣，拿來就吃。石秀偷眼看那太公時，七尺身材，近六十年紀，臉帶愁容，在堂上往來窺著，微微歎氣。吃到中間，石秀起身，問道：「太公，俺看你長吁短歎，一副憂愁模樣，敢是俺們吃了這東西，你有點心痛？」太公搖頭歎氣，只說：「不是。」半晌，石秀再問。太公見問得緊，這才把女兒遇了神道的話，詳細告說出來。石秀道：「太公，齋神也好，又何故張燈結綵，吹打放炮，要如此大排場？」太公歎口氣道：「這都是大神吩咐，誰敢違背。」說著，又指了那豬羊道：「這也是大神定例，每逢月望，都要如此齋供；否則就要降神顯靈，家宅不安。」石秀道：「只如此齋供麼？不是活兒鬼。」太公正色說道：「你哪裡得知，等到三更時分，大神降臨享受時，這豬羊會從風中捲去，兀的不令人畏敬！」石秀聽了冷笑。楊雄道：「不差，今日正是月望，每月如此排場，又化錢，又煩勞人，也是一件苦事。」石秀道：「一條狗也不給他吃，看他怎樣？」太公搖頭道：「這可不能，若是觸怒了他，俺的女兒便要大叫大鬧，發狂打人，力大如牛，三五個壯漢也拉她不住，十分怕人。」石秀叫聲：「太公，俺可明白了，這哪裡是什麼神道，這是妖魔作祟。」那太公變了臉色，戰兢兢地說道：「客官住口，仔細觸犯了大神，罪過不小。」石秀大叫道：「怕甚鳥！俺說一定不是正神，今夜偏要見見那妖魔，厲害到怎樣地步？」楊雄道：「他若到此，休教撞了俺們兄弟。」那太公雙手掩了耳朵，只是搖頭。半晌，說道：「二位敢是醉了，你們不曾眼見，自說這般托大話，若真的撞到時，恁地英雄好漢，也沒做手腳。」這時楊雄、石秀談得有勁，將上酒來，只顧篩來就吃，二人都有六七分酒意。楊雄一拍桌子道：「俺們靠這妖神分上，一邊吃酒，外面卻又吹吹打打，怎不樂意！」石秀把楊雄看了一眼。又問那太公道：「太公，你且說，人家撞到妖怪，怎見得沒做手腳處？」那太公聽了一下更鼓，說道：「時候還早，且說與你們聽。自從那大神降臨我家，人家都當作奇事講，不上幾時，遠近都知道了。前日府裡有個姓張的漢子，也因不信那神道厲害，特地趕到俺莊上來，自告奮勇，要和神道拚鬥一下；老漢勸他不住，只得答應了。當夜，他吃得酩酊大醉，手仗一條桿棒，去俺女兒房外叫罵。不想觸怒那位大神，一陣狂風過處，就附在俺女兒身上，從房內直打外出，那人登時沒做手腳，桿棒也吃奪去，打得頭破血流，倒地大喊救命。幸虧老漢苦苦哀求，才饒恕了他，沒傷性命，這可說不厲害麼？」石秀道：「有這等事，那醉漢也太不成材了。」那太公道：「客官休如此說，幸時分尚早，大神不曾降臨，若近三更，老漢便沒膽子告說這些話。」說罷，沒多時，忽地一陣怪風吹到，陰寒刺骨。楊雄、石秀禁不住，也打了幾下寒噤。風過後，只聽得外面吹打，放炮，鬧熱好一陣。只見那太公臉色漸變，疊問二人可曾吃飽？石秀會意，連忙說道：「多謝太公，夠了，飽了。」二人即便罷酒，莊客撤去殘肴，打掃乾淨。又半晌，只聽得打著二更二點，外面又是一陣吹打，放炮，片時寂然。石秀起身來，走到外邊一望，只剩一個空棚，留著幾點零星燈火，哪裡還有半個人影。石秀道：「真個見鬼了。」回身進內，只見那太公臉色更難看，戰兢兢地叫道：「客官，大神快要降臨了，請你們趕緊走避，跟這裡莊客們去歇臥罷；少頃大神降臨，俺合家都要迴避，你們外方人，自應格外留神。」石秀道：「太公自去，俺們兄弟今夜不走，定要看看那妖怪如何模樣。」太公道：「休得如此，這不是玩的，你們若有長短時，老漢如何擔當得下！」楊雄道：「太公放心，俺們便給妖怪吃了，也是自作自受，不干你事。」太公連勸數次，二人不應，只得自去。莊客們也都走的走，避的避，不留一個。

楊雄、石秀在堂上看一遍，只見有酒、雞、鵝、魚、肉，齋供齊全。石秀道：「東西不少，俺們便充做活妖精，且吃他一飽。」楊雄道：「也得！」二人說笑著，便朝外坐下，把酒篩來自吃，撕著那雞鵝下酒。正吃得有興，猛可的又是一陣怪風吹到，吹得毛髮都豎，寒噤連連，風中雜著怪嘯，如同鬼叫一般，更令人聽了打顫。石秀放下酒杯，叫道：「俺不信真有鬼怪到來。」楊雄道：「兄弟仔細！」這時，只聽得嘯聲更近，似像就在簷下，堂下月色朦朧，堂上邊燈光昏慘，陰森得好不怕人。石秀起身來別著

燭花，瞥見一團黑氣直撲上堂，架上的豬羊自動。石秀叫聲不好，急忙掣刀在手。又叫：「哥哥留神，莫放妖怪搶了豬羊去！」楊雄應聲理會，早跳出座頭，拔刀對準那黑氣砍去，陰風一捲，黑氣散了。二人定睛看時，那豬羊好好架著。楊雄叫道：「這光景可真作怪！」說話剛畢，赤刺刺一聲響，又見一團黑氣，直捲入來。石秀喝道：「大膽的妖魔，敢來這裡沖犯老爺，且吃俺一刀！」只一刀砍去，那黑氣變做幾團，只在堂上旋繞不散。楊雄覷得清切，口裡叫罵，幫同石秀把刀亂劈。兩人兩把刀，一陣子東剝西砍，大叫大鬧，那黑氣漸漸沒了。接著一陣陰風過處，堂上燭光大亮，不見一點怪異，豬羊齋供，不曾缺少一樣。當下二人可也費力，便把腰刀入鞘，重行坐下。石秀道：「哥哥看清麼？妖怪在哪裡，只有一團墨黑的煙氣，不是活見鬼！」楊雄道：「俺自瞧得清楚，想是個黑煙怪？」說著，二人哈哈大笑。楊雄道：「一場鬼打渾，俺又餓了，再來吃酒。」拿起酒壺兒只吃得幾杯，只見雲太公從後堂走出，莊客們也有幾個上來，齊說：「好奇怪，方才鬧的聲音也響。」太公把齋供一看，不由驚叫道：「只也可怪，架上豬羊不曾動得，敢是大神生氣麼？」一個莊客上前告道：「俺方才躲在右邊配房裡，聽得二位客官兀自在堂上，一回兒爭吵廝打，一回兒又哈哈大笑，鬧了好半晌才定。」石秀叫道：「太公休慌，那妖怪吃俺們趕跑了。」太公只是搖頭，莊客們也將信將疑。忽聽得幾聲怪叫，一個蓬頭散發的女子，手仗一條短棒，從後堂直搶出來，逢人便打，見物即毀，如同咆哮猛虎一般。眾莊客驚叫不好，紛紛奔避。那女子放出粗毛的聲音，大叫道：「哪裡的野漢子，偌大膽量，敢來沖撞吾神，今日定須一齊打殺！」雲太公此時早驚倒地上，只顧磕頭哀求。莊客們卻都遠遠躲著，哪敢上來。只見那女子叫道：「你這廝，不合招留野漢子和俺作對，若不看在丈人分上，也須取了性命！」太公敢說什麼，只有磕頭。那女子圓睜兩目，一掄棒就搶楊雄，楊雄拔刀急架。石秀叫道：「哥哥看仔細，休傷了她！」楊雄便把刀背攔架，覺得棒頭很有分量。那女子見不能得手，棄了楊雄，又奔石秀，石秀叫聲：「來得好！」赤手就鬥。楊雄插了腰刀，忙把太公扶起，送到堂角落裡坐地，太公只是發抖。石秀鬥那女子，不三五個照面，就將短棒奪在手中，女子不由慌亂。石秀喝聲：「妖神看打」，只一棒，把那女子打倒地上。楊雄卻待上前擒她，那女子托地跳起，叫道：「俺道甚人，原來是天慧星在此，今日便看星君分上，吾神去也！」霎時間黑氣就地冒起，瀰漫得眼前烏黑，不見一點燈火之光，又聽得簷下幾聲怪嘯，隱隱遠去。接著便是一陣清風，風過後，堂上燭光明亮，怪異全無，只見那女子倒在地上，沒有一點聲息。那太公一見大驚，連忙叫喚莊客，把那女子抬入內堂而去。半晌，太公出來，對準楊雄、石秀納頭便拜，二人慌忙將他扶起。石秀道：「太公何故如此？」太公道：「方才小女抬進內室，一回子甦醒過來，卻說那大神因懼怕你們，就此高飛遠避，不敢再來了。俺女兒此刻神智清朗，只討茶湯吃，丫鬟等也得進房侍奉，再不吵鬧。她說前日昏昏沉沉，自己沒理會處，如同做夢。見今想起那個妖怪，受了他許多霉惱，不由大哭，老漢出外來時，她兀自未止，這不是已清明麼？」石秀道：「也好！」太公道：「這是天憐老漢，送二位來驅逐妖怪，搭救俺的女兒，恁般大恩如何報答！」楊雄、石秀齊道：「太公休如此說，這不是俺們的功勞，只算得一件巧事。」

說話之間，天亮了，二人也不再要睡，便向太公辭行。太公一聲不響，只是微笑。楊雄起身來收拾，哪知包裹、哨棒，都已不見。太公笑道：「二位恩公莫慌，包裹，哨棒，好好放在內堂，且待吃過酒食，卻再理會。」楊雄、石秀無法，只得住了。太公吩咐莊客，把兩口豬羊扛到廚下，快煮將來請二恩公吃。有頃，莊客重在堂上打掃乾淨；放好桌子，設下座位，太公讓二人朝外坐了，自己傍座相陪。莊客端上大盤子，大碗，大碟，擺滿桌子，又將上好酒，兩個莊客侍立在傍，太公只教篩酒與二人吃。直吃到巳牌時分，二人又酒酣腹飽，真個要走了。太公上前，說道：「二位恩公容告，你們此番乾了這事，偌大恩德，一點不曾報答，心上如何可安！俺想你們終年在外經商，南天北地，同是棲止，何爭在這時日早晚。老漢欲留你們在此，盤桓十天半月，略盡一點孝敬，伏望承情則個！」楊雄、石秀哪裡肯應，只推有事，要緊便走。經不起太公扣住包裹，哨棒，苦苦相留。說道：「至少也得留待三天五日，倘若不應，老漢又要下跪了。」二人推辭不獲，只得留下。